

《何者——我們都想成為「誰」？》 佐藤健的最後一次



在戲中，佐藤健一直暗戀有村架純。



佐藤健穿起西裝感慨多多。

求職，每個人一生中不能避免的一個重要過程，有人輕鬆就業，亦有人歷盡千辛萬苦仍然無法求得一官半職。日前在港上映的日本青春片《何者——我們都想成為「誰」？》正是講述大學畢業生求職路上的點滴，當中飾演男主角二宮拓人的佐藤健接受本報電郵訪問，分享拍攝點滴及對求職的看法。他除自爆最怕見工外，也感嘆不再年輕，難再演學生，今次怕是他最後一次扮演學生。其實他擁有一副童顏，這個最後一次是否來得太早？

文：Mana

電影改編自日本年輕作家朝井遼的同名作品《何者》，以五位各具個性的大學畢業生，在求職路上互相鼓勵，卻也害怕對方比自己早一步找到工作，當中的種種矛盾、迷茫，再加插兩男一女的三角關係，令這五人的微妙友情非常貼地，引人共鳴。

與原作者是打機好友

而對佐藤健來說，雖然他早於17歲已出道，求職路與常人不同，但因與原作者朝井遼是多年好友，原作推出時，朝井曾問他演不演，但他覺得角色不易演繹，所以拒絕了，是後來劇組在朝井不知情的情況下找他演，他才答允。他直言：「起初都揣摩不到該怎樣演，但看過原作後，我一直覺得『朝井遼就是拓人』，所以電影開機前，專程找他聊天，聽了很多他的意見。我又特意去拜訪他剪頭髮的髮型屋，用同一位髮型師，要求對方幫我剪個與朝井一模一樣的髮型，甚至衣着、

手錶等，也用他平常用開或穿開的品牌。」

不過，不講不知，二人原來是打機好友。佐藤健透露有次深夜時分去朋友家玩時遇上朝井遼，本來二人都有點兒外，但後來發現大家都喜歡打機，因此打開話題。他還自爆打機比朝井遼叻，試過以58比6大勝對方。

佐藤健為了演好角色，不惜模仿好友，而在他心目中，拓人這個角色是個經常觀察別人的「冷靜分析型男子」，「他這一點與我頗相似，我會觀察四周的人，用心去想究竟他們到底是個怎樣的人，所以我對拓人很多方面都有共鳴。不過，有一點我與他很不同，我不會像他般在所有人都看得到的地方如Twitter等，將自己的心聲寫出來，我一定不會這樣做。」

面試戲份印象最深刻

電影講求職，只是佐藤健沒有參加過求職活動，因此劇組安排他去企業參與真正的筆試和面試，體驗求職活動。他坦言：「只是填履歷表已覺得很麻煩，幸好我選了做演員。」問到戲中哪個場面最印象深刻？他也不約而同選了面試戲，「片中有幕我去面試的鏡頭花了很長

時間去拍，是全屏最久，非常辛苦，那場戲甚至是最後一幕令我產生疑問，心想『這樣的台詞真的沒問題嗎？』，後來與導演討論後，他也準備了一些新的台詞給我。此外，那幕會這麼難忘的另一原因是拍攝當時正好撞正我生日，在踏入生日那一刻，我與導演在交換意見呢！」

談到久違地再穿西裝去見工，他笑言：「我剛進入娛樂圈還是新人時，與現在並沒太大分別，只是感到年紀大了。現在要我着校服去演戲的話，我會感到『的確再不能穿了吧』的感覺。到最近更萌生出『我的男演員的人生中，或許一生都不會再有着校服演的角色了。』這種不耐煩的感覺。所以就算是演大學生，今次也可能是最後一次了。因此，現在可以演的角色，我會用盡全力去應付。」

最後，他表示看過《何者——我們都想成為「誰」？》的年輕人，可能會想從就職活動中逃走出來，「電影是將現在年輕人的真實情況描寫出來，但我希望大家不要放棄，要勇敢去面對就職活動。」



電影集合一眾年輕演員。

玩 card game 消磨時間

今次電影結集佐藤健、有村架純、二階堂富美、菅田將暉、岡田將生和山田孝之多位年輕演員，大家年紀差不多，在片場時不但氣氛融洽，佐藤健憶述：「拍攝期間很多時候都要等埋位，如果大家都在現場的話，聚在一起交談之餘，有時也會玩 card game，蠻熱鬧。我提議玩一種 card game，岡田將生也很喜歡玩，他拍其他戲或劇集時，都有帶了該種 card game 與其他演員玩。」

隧道意外揭示的人性災難



韓國電影近年的急速冒起，的確令亞洲各國同業讚歎不已，由早年韓劇式愛情的哭哭啼啼，到去年的《屍殺列車》橫掃整個亞洲地區票房，在香港更大比數打破韓國電影歷史票房紀錄。今年另一部韓國巨製《活埋35夜》登場，韓國票房繼續叫好，更入圍青龍獎電影頒獎禮七項提名，來勢洶洶。

影片故事講述一件無妄之災，李正秀（河正宇飾）在駕車回家的途中慘遇隧道倒塌，連人帶車埋在瓦礫之中，救援隊長

金大慶（吳達洙飾）擬好救援路線，卻揭發隧道是豆腐渣工程，同時要面對政權施壓。時間一日一日過去，正秀面臨斷水斷糧，手機無電，而正秀老婆世賢（裴斗娜飾）此時竟收到一份放棄救援同意書，正秀難道就此成為這場人性角力中的犧牲品？

這不是一部宣揚國家精神的電影，也不是一部英雄主義的電影，戲裡沒有英雄，有的只是一份無助、呼天不應的無力感。被困的只能夠望天打卦，寄望外面的拯救人員盡快來到，而他不知道的是環境嚴峻的程度，在外面的拯救隊看見的不止是一



裴斗娜在片中飾演河正宇老婆。

場意外，而是橫跨整個山頭的隧道完全倒塌，拯救工作完全無從入手。

電影帶出的是既沒有誇張離地的英雄主義，反而是貼地得很好的各樣社會問題。先是傳媒採訪阻礙救援，記者、救護人員，大家都是來工作，但新聞重要還是生命重要？發生了震驚全國的災難，官員到場



《活埋35夜》在韓國叫好不叫座。

「職責」是什麼？在戲中穿插着的場面，既有喜劇效果，背後的嘲諷卻讓人反思。《活埋35夜》藉着一次「人為」的災難，卻帶出新聞背後一場「人性」的災難，我們的社會能抵擋多少次這樣的大劫？

文：艾力、紀陶

《謊言戰爭》 30年仇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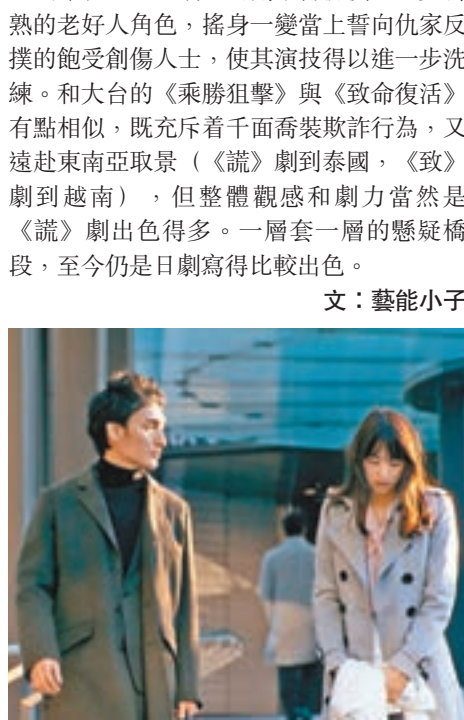


多齣冬季檔日劇臨近尾聲，其中包括由前SMAP成員草薙剛擔正、聯同水原希子和藤木直人等合演之富士台「火9」劇（逢周二晚9時）《謊言戰爭》，本以為今季應是它和木村拓哉的《A LIFE—深愛的人》互鬥，卻殺出《東京妄想女子》收視稍為壓住《謊》劇，頓覺得受眾偏愛輕鬆的女性主導題材，較嚴肅的復仇劇種未必容易為人受落。

《謊言戰爭》是草薙剛繼去年的《金錢戰爭》後，於相同檔期和時段的「戰爭」系列第二炮，繼續由後藤法子（《白色榮光》系列）擔任編劇。和《金》劇改編自韓劇不同，《謊》劇屬原創作品，但無獨有偶都是描述承受了悲慘命運，良久未能克服過來的男主角（當然是阿剛飾演）如何憑一己之力，向始作俑者報仇，從而釋放心魔。今次《謊》劇情況更慘烈，講述30年前遭逢滅門之痛的阿剛偶遇昔日欲置自己於死地的人，令他毅然捨棄在泰國的老千工作，返日部署復仇大計。經過重重波折，爾虞我詐後，最終阿剛能否報這血海深仇？還要等下周二的大結局才知曉。

去年在《金》劇，阿剛不再扮演已工多藝熟的老好人角色，搖身一變當上誓向仇家反撲的飽受創傷人士，使其演技得以進一步洗練。和大台的《乘勝狙擊》與《致命復活》有點相似，既充斥着千面喬裝欺詐行為，又遠赴東南亞取景（《謊》劇到泰國，《致》劇到越南），但整體觀感和劇力當然是《謊》劇出色得多。一層套一層的懸疑橋段，至今仍是日劇寫得比較出色。

文：藝能小子



《謊言戰爭》是由阿剛等人主演。

披着狼皮的人——《盧根》



由第一集《變種特攻》開始，這個英雄電影系列經歷戲內戲外砍掉重練，真正穿梭時空仍然屹立不倒的，大概只有狼人和X教授。這次狼人電影最終章，早早表明是曉治積曼和柏克史釗域最後一次飾演狼人和X教授。加上《盧根》作為與《變種特攻》關係最疏遠的一齣外傳，就更加沒有包袱了。電影甚至拍成限制級別，展現狼人體內的真實。既然狼人選擇以破格的方式告別，更讓人期待電影如何敘述一個不一樣的英雄故事。

不同於以往超級英雄電影忠奸分明的角色設定和拯救世界的母題，《盧根》少有着重刻劃人物關係，務求反璞歸真，重新將狼人視為有血有肉的人。盧根帶着患有腦退化的X教授和神秘少女Laura逃



曉治積曼最後一次飾演狼人。

亡，一老一嫩，開展一場公路追捕戰。這個老中青組合，包含着兩段若隱若現的父子和父女情。不過狼人威猛不再，X教授亦失去了過往的睿智。從X教授的病、盧根的窘到Laura的狼，三代人各有其人性弱點。加上電影強調超級英雄漫畫的虛構、伊甸的不存在，進一步解構英雄的形象。由此看來，狼人也不過是披着狼皮的人——盧根。

擱下《變種特攻》以往有關主流與小眾的隱喻，也放低狼人殺人如麻過後的陰霾，《盧根》最讓人印象深刻的，是英雄也不過是人，也希望實實在在地感受生活。電影中借宿黑人家庭一段，成為了這種美好想像的投射。不論是X教授對於感受家庭溫暖的憧憬和歉疚，還是Laura認識新朋友後的第一個笑容，都構成了異能人隱姓埋名之後的美好，儘管只有短短的一刹那。

果然再鋒利的刀都會有生鏽的一日，十七年過去，堪稱打不死的狼人最終還是要死去，換上一名少女繼續張牙舞爪。雖然戰場上Laura的心狠手辣絕對不比狼人遜色，不過墳場上那個傾斜的十字架彷彿提醒我們，狼人作為一代X-men的代表，始終無法被取替。

文：鄭文峯

謊言，秘密，沉默——《愛到世界盡頭》



人生快到終點，愛是否亦已到盡頭？導演薩維杜蘭繼《慈母多惡兒》後又一曠目之作，其新片《愛到世界盡頭》是改編自法國同名舞台劇。

杜蘭表示：「某次與安多雅爾(Anne Dorval)在聊天時，她與我分享自己演出Jean-Luc Lagarce的舞台劇《It's Only The End Of The World》，她極力推薦這劇本給我，更說是為我『度身定造』的。所以我在2010年曾試着讀這個劇本，但是我撐不過5頁。因Lagarce的風格實在太老練了，對當時的我來說無法理解。4年後，就在《慈母多惡兒》之後，我覺得必須在我的第一部英文長片《Donovan》之前拍點什麼；然後在我的計劃中我忽然再一次重看那劇本，而且愛上這劇本。這一次我可以與角色、對白，甚至他們的情感聯繫上，我發現



薩維杜蘭(中)執導的電影《愛到世界盡頭》早前奪得康城影展評審團大獎。



瑪莉安歌迪娜(左)、安多雅爾(右)在拍攝時重看playback。

劇中有我想要的一切，當中的謊言、秘密、張力和沉默。讀到第6頁，我就決定作為我的第6部電影。」

而電影的重點是在一個下午，不論是爭吵或是沉默，一切都在家庭中發生的。故事講及路易離家12年後首次回到家中，準備向家人宣佈他快要離世了。但各人沒有表達出自己的內心世界，亦即是法語「Crisse du langage」所指的語言危機。而杜蘭一直表明這部電影中「我不覺得主角要明言說出他離開的原因，那不是故事的重點。就像電影開頭所說『生命中有些事會令你離開而不回頭，而同樣地，亦有很多事情會迫使你回去。』對我來說，這樣的安排已經足夠。」

「這班人是如何一起度過，如何在同一空間中改變。誰在聽，誰沒有；誰在觀察誰，誰又在保護誰，這就是生活。當然這只是他們人生中的一段非常有限的時間。」杜蘭認為無需要更多的解釋，一切交由觀眾去決定。

上映日期：3月16日